

丹麦国会议员提请政府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明慧记者林彤丹麦报道）随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受迫害被关押民众器官一事在国际社会大量曝光，引起了极大震动与关注。各界人士对此表示愤慨与谴责。丹麦国会议员、人民党副主席彼得·斯高如普（Peter Skaarup）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并表示这是非常残忍、无法接受的事情，提请政府关注此事并向中共表明反对立场。

同时，他还就此事向丹麦健康大臣提出两项相关质询。

彼得·斯高如普就其向丹麦政府提出的上述三项质询，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向记者说：“我（向外交大臣）提出的质询是有关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事，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丹麦政府应当关注中共当局所做的活摘器官的行径，并告诉中共当局，这在二零一二年的今天是不能接受的。”

他表示：“我也就此向丹麦健康部提出了咨询。我希望丹麦外交部和健康部能够正告中共当局，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我也期望丹麦政府关注这件事情，并告诉那些丹麦的商界人士，当他们去中国大陆做生意时，必须出于道德的原因，告诉中共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

彼得·斯高如普说：“我通过（向大臣们）提出质询，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广泛关注。”“这正是我为什么在议会提出这个问题。我



图：丹麦国会议员彼得·斯高如普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

希望人们都来关注此事，政府也要有所行动。从丹麦这方面，并与世界其它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一起告诉中共当局，这样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最后，彼得·斯高如普表示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 and 希望。

我曾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七年，由于我一直抵制这种迫害，多次被更换监号，经常与一些精神病人、吸毒自残的犯人、监狱里最爱打架、最挠头的犯人关在一起。

在监狱里，狱警不让大法弟子盘腿坐着，双盘更是不可能，在床上坐着必须伸着腿。我明白自己是佛法修炼人，只要在床上，我就双盘而坐。监视我的犯人让我把腿伸开，我告诉她们，怎么坐着是我自己的权利，你们的干涉就是在犯法。犯人见我不把腿拿下来就上来搬腿，只要她们一松手我就盘上腿。

狱警开始找我谈话：“你的思想怎么想的我们不管，但你必须遵守监狱的规定，监狱里不许盘腿。”我说：“我不是犯人，监狱里的任何规定跟我没关系，怎么坐着是我自己的权利。”狱警见我态度坚定，就给我频繁换监区。

我被调到了最邪恶的监区，关在一个小号里，和精神不正常的犯人关在一起。从犯人说话的口气中感到，这个监区的人对法轮功很仇视。看守我的犯人是监区里出了名的坏人，外



号叫“黑鬼”。他一见面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法轮功有什么好的，把你炼到监狱来了？”我正视着他说，“你住口！你没有炼过法轮功，你只听一面之词，有什么资格来评价大法？！”他愣愣地看着我，不再自找没趣了。过了两天，我被调到了一个特殊的监号，这里都是狱警的打手，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对我大打出手。他们把门关上，所有人开始对我进行暴打，一连几天的暴

打，但我仍然坚持盘腿打坐。狱警看暴打对我并没起作用，而且打坐次数更多了，就又给我换了监号，关在一个小号里。他们找茬把我双手铐在床上，夜里十二点时，我全身酸痛难忍，我仍坚持着慢慢地坐了起来，因为双手被铐着，不能双盘，就在我坐起来的瞬间，全身疼痛立即消失！我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我真实地感到：佛法修炼的神奇，师父就在身边！我被铐在床上整整五天，我始终坚持打坐，五天后我下床洗脸时，我的脸上了一层皮脱落下来了，当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再用手摸脸时，感觉整个脸都是光光的，滑滑的，再也没有了以前粗糙的感觉。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犯人看到我都说：“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连恶警们都说我皮肤太好了。恶警们真实地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他们没再说什么，也再没有对我用过任何暴力。

一次，主管恶警找我谈话，很无奈地说：“你为什么非要那么坐着？为了一个姿势吃了那么多苦，值吗？”我微笑着告诉他：“因为那是佛坐着的姿势，是最神圣的！”



茅塞顿开

【明慧网】长途车上，我身边坐着车老板，这位中年男子已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他退党的是他的警察朋友的妻子（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不厌其烦地劝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却嫌“愚昧”而表示反感，“无神”观念根深

大陆的新闻界

【明慧网】我从业新闻19年，做过记者、编辑、总编，也算资深媒体人了。新闻行业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同时又因为和政府关系近，广泛接触各行业，知道的信息比较多，大家认识问题也比较清楚一些。但新闻可不是随便写，中央级媒体直接受中宣部领导，《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归市委宣传部；各省、市、县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归当地宣传部管，既负责任命总编、台长，也负责指示，奖罚。其实，等于全国几千电视台、电台，几千报纸都归共产党管。

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要新闻自由，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毕竟还有共产党办的一些报刊等，九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执政，大陆没有一家独立媒体，你说是进步还是倒退？圈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而是“党的喉舌”，所以，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不取决于我们的新闻事实调查，得根据“党”的需要。编造假话，隐瞒真相，是我们工作的两大内容。

每早例会，各报主编、各部主任要听明白两点：一个是不准报道的真新闻；一个是必须报的假新闻。记忆中，有一阵电视里天天“法轮功”，

蒂固。

我有缘和他同坐几小时车。路上，司机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开始调台，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便可收听那个波段的电台广播，载体是无线电波；人的思维以脑电波形式存在，人念“法轮大法好”，好比将自己调到“神”的“波段”，载体是脑电波。听收音机是接收电台发射的信号，念“法轮大法好”是接收神的良性信息。检验电台是否调得准，需要细心调节旋钮跟踪信号；检验与神“沟通”的“台”是否调得准，需要调整心态一心不乱地念。听收音机调台不是“愚昧”，念“法轮大法好”同样不是“愚昧”。如此类比，人与神“沟通”的原理一



▲收买病人，利用病人的贪利、急切之心，制造伪证来陷害法轮功。

播音员无论男女，表情严厉，口气尖高，措辞强硬，似乎谁炼法轮功，他就是土改时的地主、反右时的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多年来无论是谁，一旦“定性”成了“坏人”，剩下的不就是专政的“铁拳”吗？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运动结果是什么？运动的对象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多少人被非法抓捕、劳教、被非法判刑？对普通民众也好，对新闻界本身也好，黑幕重重，真相不得而知。法轮功，成了中国大陆新闻最禁忌的话题。

相对应的是海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法轮功，有人类居住的六大洲都有人炼法轮功，继加拿大在1999年7月26日发表声明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下子变得很简单。

这个类比曾一度奏效于一些“满腹经纶”的人中精英，这位自称不信神的车老板听罢表现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回去一定要给他的朋友讲讲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并为此而兴高采烈。



天理昭彰

孙亮是合州都吏，一天，他看到阴间的使者前来追捕他，孙亮说：“看相的人说我活到七十三岁，我现在才六十二岁，你们是不是追错了？”

使者说：“你干了三件不为人知，应受天谴的事，所以才削减你十一年寿命。你同县的人马清打官司时，本来理由正当，你却不秉公办事，故意冤枉他，这减了你三年寿命；公差孙侑没有过错，你却为讨好太守，编造说他的坏话，结果使他受到责打，因此又减你三年寿命；你姨母骂你，你就把她推倒在地使其受伤，这减了你五年寿命，所以你的寿命现在已经尽了。”

孙亮听了，使者说的件件属实，孙亮真的无话可说，便一命呜呼了。

有人以为做了坏事没人知道。可是天理昭彰，善恶必报，所以为人做事千万要顺应天理，

重庆市小学教师 廖小英被绑架

二零一二年四月，重庆市潼南三小教师法轮功学员廖晓英被同事的丈夫（警察）恶告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目前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